清平山堂話本

董永遇仙傳

入話

與身因賣父　不愧葉為傭
孝感天仙至　滔滔福自洪

話說東漢中和年間去至淮安潤州府丹陽縣董槐村有一人姓董名永字延平年二十五歲少習詩書幼喪母親止有父親年六十餘歲家貧惟務農工常以一小車推父至田頭樹陰下以工食供父如此大孝時直荒旱井內生烟樹頭生火米粮高貴有錢沒買處董永心思離鄉百里之外有一傅長者專一濟貧拔苦不免去求他乃對父曰如此飢荒無飯得吃天色寒冷孩兒欲去傅長家借些錢

米來過活父言你去借得與借不得便回免交我記念董永辭別父親三步作兩步而行正是十二月半天氣地冷天寒西北風大作腹中又飢身上又冷捱着飢寒而走不想紛紛揚揚下落一天雪來

盡道豐年瑞　豐年瑞若何
長安有貧者　宜瑞不宜多

話分兩頭却說傅長者正在家中與媽媽賞雪道長者見雪下得大叫院子王仝去庫中取一千貫錢倉中搬米十石在門前散施不問男女皆得救濟當時董永也來到門首見散錢米遂得錢十貫米一斗謝了長者火急回身正是

求人須求大丈夫　濟人須濟急時無

董永迎風冒雪拿着錢米回家其父見兒子回來喜不自勝董永將錢買柴米與其父烘火做飯吃了看那雪時到晚來越下得緊正是

拳頭大塊空中舞　路上行人只叫苦

父子二人過了半月有餘其父因飢寒苦楚成病忽然一臥不起董永心中好苦要請醫人調治又無錢物指望擁好不想父親病得五六日身亡董永哀哭不止昏絕幾番端的是

屋漏更遭連夜雨　行船又撞打頭風

董永自父死後舉手無措尋思止有我娘舅在東村內住

只得去求他借些財物買棺木當時逕到娘舅家備告喪父無錢之事娘舅見說又無見錢遂將布二疋絹一疋借與董永董永換具棺木回家盛停在家中早晚哭泣日間與人耕種度口欲要殯葬又無錢使荏苒光陰不覺過了一年有餘無錢殯送心思一計不免將身賣與人傭工得錢揭折當日離家逕投傅長者家見了院子央他報說賣身之事傅長者出廳叫董永入來備問其事董永道小人姓董名永丹陽縣董槐村人氏自幼喪母今年又喪父停柩在家無錢殯葬今日特告長者情愿賣身與長者欲要千貫錢回家葬父便來長者家傭工三年望長者慈悲方便長者見說乃言你是大孝之人便教院子取一千貫錢

付與董永董永拜别長者出門正是

從空伸出拿雲手　提起天羅地網人

董永將錢回家至次日雇倩鄉人扛擡棺木往南山祖墳安葬已畢過了一夜次日收拾隨身行李鎖了大門迤運便行〻至一株大樹下歇脚片時不覺睡着在樹下却說董永孝心感動天庭玉帝遥見遂差天仙織女降下凡間與董永爲妻助伊織絹償債百日完足依舊升天當時織女奉勅下降于槐樹下董永睡着擡頭見一女子生得

月裏嫦娥無比九天仙女難描玉容好似太真嬌萬種風流絶妙行動柳腰嬝娜秋波似水迤〻金蓮小窄生十指羞花閉月清標

那女子啓一點朱唇露兩行碎玉向前道箇萬福問郎君何故在此董永答禮道小人姓董名永董槐村人氏自幼失母年前喪父因停柩在家不能安葬因此賣身葬父已了今往傅長者家還債行走困倦少歇於此娘子莫問只得實告道罷兩泪交流仙女道元來如此大孝好交官人得知奴是句容縣人公婆父母皆喪不幸先夫過世難以營生欲嫁一箇好心之人甘當伏事董永道娘子請便小人告辭仙女道今見官人如此大孝情愿與官人結爲夫婦同到傅家還債官人心下如何董永答道多蒙娘子厚情又無媒人難以成事仙女道既無媒人就央槐樹爲媒豈不是好董永再四推却仙女怒道非奴自媒因見官人

是箇大孝之人故此情愿爲妻你到反意推却豈不聞古人云有緣千里能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此亦是緣分何必生疑董永無可柰何只得結成夫婦携手而行乃云我前日在傅長者面前只説傭工三年准債今日見我夫妻二人入門只恐焦皂仙女道不妨我自幼會得織紬綾綿絹他必喜歡迤運行到二人拜見長者具言同妻織絹之事長者大喜便問要多少絲仙女道起首要十斤一日織十疋長者見説我不信難道生百隻手既然如此我只要你織三百疋紵絲便放你回去當時便與絲十斤令董永夫妻二人去織果然一日一夜織成十疋紵絲呈上長者長者并家中大小皆驚不曾見如此手快之人原來仙女

到夜間自有衆仙女下降幫織以此織得快光陰撚指一月之期織成紵絲三百餘疋呈上長者長者大喜言稱世間少有這般婦人乃問董永你妻非是凡人若是凡人如何一月織得三百疋紵絲董永荅道實不相瞞是小人路上相遇此婦人他見我說孝心之事他便情愿嫁我相幫還債長者道有如此之事你真是孝心所感當初說傭工三年如今止是三月我與你黃金十兩將去別作生理董永當時拜謝長者領妻出門行至舊日槐陰樹下暫歇仙女道當初我與你在此槐樹下結親如今又三月矣不覺兩泪交流董永道賢妻何故如此仙女道今日與你緣盡因此煩惱實不相瞞我非是別人乃織女也上帝憐你孝

意特差我下降與你爲妻相助還債百日滿足奴今懷孕一月若生得女兒留在天官若生得男兒送來還你〻後當大貴不可泄漏天機道罷足生祥雲冉〻而起董永欲留無計仰天大哭指望夫妻偕老誰知半路分離哭罷一逕回到墳前又哭一場結一草廬看守墳塋不在話下却說傳長者在家無甚事打開仙女所織之紵絲看時上面皆是龍文鳳樣光彩映日月長者大驚不敢隱藏將此事申呈本府〻尹聞知有如此孝感之事具表奏上朝廷漢天子覽表龍顏大悅曰朕即位已來果有孝行之人未常有如此大孝之人遂命近臣修詔書一道宣董永入朝面君即日天使到潤州府尹着人請董永到府叙禮董永大

驚拜道董永是一介小人有何得能致勞大人如此敬重府尹道不必謙辭閣下乃大孝之人天子有表在此只見天使取出表來開讀董永與府尹跪聽其表云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為臣者忠為子者孝此人道之大敦立身之大要也故忠者為邦國之權衡而孝者乃齊家之珎器也今據潤州府奏鳴董永之孝感蓋起自棘籬之間而知孝經大意則數居顛沛之際猶存傭樂之心此非我國有將興之機乎而孝子起于郊野者矣詔書到日着董永即便覲闕量才擢用豈不有感發將來者欽哉欽哉

董永聽罷望闕謝恩已畢請天使在驛中安下董永回家

辭別親隣到次日拜別府尹一同天使起程正是

皇恩宣詔往宸京　躍馬揚鞭莫暫停
一色杏花紅十里　春風得意馬蹄輕

董永同天使不只一日到京近臣引見漢天子天子大喜封爲兵部尚書莅任爲官不在話下却說傅長者因進貢異樣紵絲朝廷亦封爲僉判之職長者有一女兒名與做賽金娘子生得十分容貌未曾招親當日長者與院君商議何不將賽金招董永爲婿却不是好遂央媒人與董永說知此事董永聞知十分歡喜乃言前者之恩未曾補報今又招親此恩難忘便令媒人拜上傅長者小生一聽尊命乃選吉良時下財納禮成親已畢正是

清風明月兩相宜　女貌郎才天下奇
在天願爲比翼鳥　入地願爲連理枝

不說董尚書夫妻和睦且說天宮織女自與董永別後不覺十月滿足生下一子已得一月取名叫做董仲舒遂自送下界來與董永撫養却說董尚書升廳只見牌坊下立着一箇婦人董尚書交人喝問那婦人是何人敢窺望朝臣只見仙女高聲叫道忘却織絹之恩到來喝我董永聽得慌忙下廳看時却是前妻吃了一驚相抱而哭便道今日有何緣得遇賢妻下降手中抱着何人仙女道是你兒子今日特送還你董永拜謝道多感賢妻之恩不知曾取名否仙女道玉帝已取名了喚做仲舒董永大喜接了孩

見便道自別之後又早一年有餘今日相逢與你同享榮華偕老百年仙女笑道相公差了夫妻自有天數不可久留說罷雲生脚下冉冉而起董尚書仰天大哭只見傅氏夫人聽得出來看時便問相公如何煩惱手中抱者何人董永把上項事說了一遍夫人大喜乃命妳子撫養光陰撚指正是

烏亂飛兎不歇朝來暮往何時徹女媧會煉補天石豈會熬膠粘日月

條尔已經十餘年董仲舒年登一十二歲父母教他上李讀書九經書史無所不通一日正在書院中讀書只見同李小兒戲罵仲舒道無娘子仲舒被罵不敢回言逕回來

看着董尚書一把扯住大哭起來不知因何別人皆罵我做無娘子今日定要見箇明白定要見我親娘董尚書乃言你娘是天宮仙女如何得見仲舒聽罷放聲大哭道若見得母親便死也瞑目若說見不得就撞死在此董尚書道孩兒不可焦皂此去長安市上有一賣卦嚴君平先生能知過去未來之事你可去問他仲舒見說便將了十文錢逕來問卦嚴君平問道小官人欲占何卦仲舒偹言欲見母親之事望先生指引只箇先生看卦已了乃言你母乃天仙織女如何得見仲舒聽罷哭拜在地万望先生指引死生不忘先生道难得這般孝心我與你說可到七月七日你母親同衆仙女下降太白山中採藥那第七位穿

黃的便是仲舒道不知此去太白山有多少路先生道約有三千餘里仲舒道我到彼娘如何肯認我先生道那穿黃的你一把扯住拜哭起來他便認你若問何人教你來切不可說是我仲舒取錢拜謝先生而去逕回府中見父毋備言嚴先生教我往太白山中見毋今日拜別便行董尚書道此去太白山三千餘里虎狼極多孩兒年幼如何去得仲舒道便死無恨去心難留董尚書見他拚命要去只得教老王付與盤纏伏事孩兒去當日拜別登程在路飢飡渴飲夜住曉行不只一日來到一座山下問人時正是太白山行過一重山只見野鹿含花山猿獻果又一重山只見鮮花翠草亂紛紛瀑布飛流此時正是七月七日

忽見一群仙女下來洗藥瓶仲舒便教老王躲過了慌走上前看着第七位穿黃的納頭便拜扯住了只叫母親丟得孩兒了苦仙女問道你是何家孩兒甚人教你來仲舒道孩兒便是董仲舒爹〻教我來拜見母親仙女道孩兒快回去此處豺狼傷人不可久居仲舒道孩兒千山萬水到此如何便打發我回去仙女道雖然母子之情難舍猶恐天上得知見罪非輕你可回去拜上父親善養天年此必是嚴君平老子[illegible]舌教你來你可將此金瓶寄與嚴先生謝他卦靈又與你一箇銀瓶〻內有米數合你將回去每日只吃一粒切不可吃多說罷雲生腳下衆仙女一齊冉〻而起仲舒欲要拖住又去遠了只得仰天大哭老王

聽得走來勸了挑了行李急回去不只一日已達長安拜見父母具說見母之事多〻拜上父親寄此金瓶與嚴先生此一銀瓶與孩兒戲耍董尚書大喜便道既是你寄與嚴先生的金瓶不可有違快寄將去仲舒即時將了金瓶逕往嚴先生家裡來先生正在門前坐仲舒拜罷遞上金瓶與先生道母親多〻拜上先生無物相酬特將此金瓶相謝先生接得看時光彩射日口中不道心下思量此物乃世上大寶人所罕見乃天宮金靜瓶番來復去看把手去開這瓶蓋時吃了一驚只見從瓶口內飛出一星火來將上元覺子并知過去未來之書盡數燒了這先生手忙腳亂急救火時被烟一冲不想將雙目盡皆冲瞎了至今流

傳瞎子背記蠢子之書自此始仲舒驚得目爭口呆急奔回家將銀瓶內米傾出看時約有七合呵呵大笑毋親教我一日吃一粒如何得飽不如將此米一頓煮來吃了不想吃飯之後一日二日三日身已長大兕肥飯食不吃亦不飢沒半月光景身長一丈腰大十圍自亦心中驚異夜不安枕沒藥可救父母見了大驚不期其父董永一者受驚二者年老多病一疾烏乎這仲舒見父已故哀痛之甚備衣衾棺槨送柩回鄉安葬已了守孝三年不思飲食忽一日對人言道前者毋親與我仙米我却不知一頓吃了不料形体变異今玉帝差火明大將軍宣我上天封爲鶴神之職每遇壬辰癸巳上天亥巳酉遊歸東北方四十四

日後還天上一十六日也直至于今万古千年在太歳部
下為鶴神也

董永傳終

戒指兒記

入話

好姻緣是惡姻緣　不怨干戈不怨天
兩世玉簫難再合　何時金鏡得重圓
彩鸞舞後腸空斷　青雀飛來信不傳
安得神虛如倩女　芳寬容易到君邊

自家今日說个丞相家住西京河南府梧桐街兔演巷姓陳名太常自是小山出身歷陞相位年將半百娶妾無子止生一女叫名玉蘭那女孩兒生於貴室長在深閨青春二八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況描繡針線精通琴棋書畫無所不曉忽見得有隻詞名滿庭芳单道着女

人嬌態其詞曰

香靉雕盤寒生氷筋畫堂別是風光主人情重開宴出紅粧膩玉圍搓素頸藕絲嫩新織仙裳雙歌罷虛欄轉目餘韻尚悠揚人間何處有司空見慣應謂尋常坐中有狂客惱亂愁腸報道金釵墜也十指露春筍長親曾見金勝宋玉想像賦高堂

勸了後來人男大須婚女大須嫁不婚不嫁弄出醜陀那陳太常倚着當朝宰相見女兒容貌非常况兼聰明志慧常與夫人閑坐說着那小姐的親事太常曰我做到極貴之臣家財受用的穿的吃的不可勝數止生得這个女兒况兼有這般才貌我若不尋个才貌名目相稱的兒郎枉

做了朝中大臣陳太常與妹氏言曰我家小姐有三樣全的你可來說知少一件徒自勞力我一要當代臣僚的子二要才貌相當三要名登黃甲有此之者立贅為婿因此往〻選擇忽有年貌相當及第又有是小可出身忽有名臣之子況無年貌相稱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不覺時值正和二年上元令節國家有旨賞慶元宵鰲山架起瀟地華灯笙簫社火羅鼓喧天禁城不閉內外往來人人都到五鳳樓前端門之下插金花賞御酒国家與民同樂自正月初五日起至二十日止萬姓歡歎軍民同樂便是至窮至苦的人家也有歡娛取樂怎見得有隻詞兒名瑞鶴仙單道着上元佳景

瑞烟浮禁苑正絳闕春回新正方寸冰輪桂華滿溢花衢歌市芙蓉開遍龍樓兩觀見銀燭星毬燦爛捲珠簾盡日笙歌盛集寶釵金釧堪羨綺羅叢裡蘭麝香中正宜遊玩風柔夜暖花影亂笑聲喧鬧蛾兒滿地成團打塊簇着冠兒鬥轉青皇都舊日風光太平再見

志誠家豪因有福　才高不富為無緣
男兒未遂平生意　知命須當莫怨天

這四句詩奉勸間賢愚智勇的人皆听於命莫要想非為致有敗忘之禍話說一个聰明伶俐的才郎家住兜湢巷內姓阮名華排行第三喚做阮三郎那哥哥阮大與父專在兩京商販阮二專一管家那阮三年方二九一貌非俗詩

詞歌賦般般皆曉雋好琴簫結交幾个豪家子弟每日向歌管笑樸終朝喜幽閑風月時遇上元宵夜知會幾个弟兄來家笙簫彈唱歌笑賞灯大門前灯光燦爛畫堂上士女佳人往來喧閙有不斷香塵這火子弟在阮三家吹唱到三更時分各人四散阮三送出門見街上人漸稀少與衆兄弟說道今宵一喜天宇澄澈月色如晝二喜夜深人靜臨再舉一曲可也衆人皆執笙簫象板口兒內吐出金縷清聲吹出那幽窓下沉吟半晌遺音瀏亮驚動那貴室佳人聒耳笙簫惹起孤眠獨宿怎見得正是

隔墻須有耳　窓外豈無人

那阮三家正與陳丞相對衙衙內小姐玉蘭歡要賞灯將

次要去歇息忽听得街上樂聲縹緲響徹雲際忙與梅香輕移蓮步況夜深內外人睡者多醒者少直至大門邊听了一回起一點朱唇露兩行碎玉暗々的與梅香過來低々的將衷情泄漏只因這女子貪听樂中情曲惹起一場人命禍事那小姐寂々暗喚心腹的梅香你替我去街上看甚人吹唱梅香心腹巴不得趨承小姐听得使與這事輕々地走到街邊認得是對隣子弟忙轉身入內回覆小姐道對隣阮三官與幾个相識在他門首吹唱那小姐半晌之間口中不道心下思量數日前我爹曾說阮三點報朝中駙馬因使用不到退回家想便是此人却說那伙子弟又吹了一个更次各人分頭回家且說小姐回房身雖

卸却衣襟睡上床開眼直到天明欲見此人無由得覩且說天曉阮三同幾个子弟到永福寺中遊翫見士女佳人燒香成隊遊春公子去駐留還穿街過短巷見幾處可意閨人看幾个半老婦女那阮郎心情蕩漾佳節堪誇有首詩詞單道着新春佳景詩曰

喜勝春幡裊鳳釵　新春不換舊情懷
草根隱綠冰痕滿　柳眼藏嬌雪影埋

那阮三郎到晚回家仍集昨夜子弟一連吹唱了三夜或門首小齋內忽倚門消遣逍遥至二十偶在門側臨街不、軒內拿壁間紫玉鸞簫手中按着宮商徵羽將時樣新詞曲調清〻地吹起吹不了半隻曲兒舉目見个侍女自外

而至深ㄟ地向前道个万福阮三停斛問道你是誰家的
姐ㄟ那丫環道我是對隣陳衙小姐特地着奴請官人一
見那阮三心下思量道他是个宰相人家守閽耳目不少
進去路容易出來的路難被人稍見如問無由不無自身
受辱那阮三回復道我嬾外人耳目多不好進來上覆小
姐必竟未知進來與小姐相見也不相見正是

雪隱鷺鷥飛始見　　柳藏鸚鵡語方知

那梅香忙走入來低聲報與小姐說阮三官怕是內外
人耳目不敢過來恐來時有人撞着小姐不認拿着不好
因此交我上覆你那小姐想起夜來音韻標格一時間春
心有動便將手中戒指勒一个金鑲寶石戒指兒付與那

梅香你替我將這件物事寄與阮三郎將帶他進來見我一見那梅香接得在手一心忙似箭兩腳走如飛荒忙來到小軒阮三官還在那裡那丫環手兒內托出這个物來觀看半晌口中不道心下我有此物為証何怕他人隨即與梅香前後而行〻至二門外那小姐覷着阮三目不轉睛那阮郎看女子甚是仔細走欲交言門外邀喝道承相回徇那小姐荒忙回避歸房阮三郎火速歸家內自此想那小姐的像貌如今難捨況無心腹通知又兼閨閣深沉在家內出外但是看那戒指兒心中十分慘切無由再見追憶不已那阮三雖不比宦家子弟亦是當至伶俐的才郎因是相思日久漸覺四肢羸瘦以致廢寢忘食忽經兩

月有餘懨懨成病父母再四嚴問並不肯說一日有一个豪家子弟姓張名遠素與阮三交厚因見阮三有病月餘心意懸掛想着那阮三常往來的交情嗟嘆不已次日早到阮三家內詢問起居阮三在臥榻上所得堂中有似張遠的聲音喚僕邀入房內張遠看着阮三面黃肌瘦咳嗽吐痰那身就榻床上坐定道阿哥數日不見如隔三秋不知阿哥心下怎麼染着這般慪氣借你手我看了脉息那阮三一時失於計較便將左手擡起與張遠察脉那張遠左手按着寸關尺部眼中笑談自若悄見那阮三手帶着个金嵌寶石的戒指張遠把了脉息口中不道心下思量他這等害病必然帶着這个東西况又不是男子帶的戒指

必定是婦女的表記低〻用幾句真言挑出挑出他真情
肺腑必竟那阮三說也不說正是

人前只說三分話　未可全抛一片心

那張遠道阮哥你手中戒指是婦女帶的你這般病症我與你相交數年重承不棄日常心腹我知你心你知我意你可實對我說那阮三見張遠祭到八九分的步地況兼是心腹朋友只得將來歷因依盡行說了張遠道哥〻他雖是个相府的小姐若無這個表記便定下牢籠的巧計誘他相見你心下未知肯與不肯今有這物怎與你成就此事容易阮哥你可寬心保重小弟不才有个圖他良策只因這人舉出直交那阮三命歸陰府張遠看訪回家轉

身便到一个去處那个所在是清幽舍宇冥寞山房小々的一座横墻々内有半簷疎玉高々殿宇兩邊廂排列金繪天王隱々層臺三級内金粧佛像香炉内篆烟不斷燭架上灯火交輝方丈裡常有施主點新茶法堂上別無塵事労心意有幾間小巧軒窓真个是神仙洞府昔日人有一首單道着小菴兒的幽雅詩曰

短々横墻小々亭　半簷疎玉响伶々
塵飛不到人長静　一篆炉烟兩巻經

小菴内有个尼姑姓王名守長他原是个收心的弟子因師棄世日近不曾接得徒弟止有兩个燒香上灶燒火的丫頭專一向富貴人家布施佛殿後化鑄三尊觀音法像

中間一尊完了缺這兩尊未有施主這日正出菴門相遇
着那張遠尼姑道張大官何往張遠答言特來那尼姑回
身請進邀入幽軒坐分賓主茶延請話尼姑謝道向日蒙
承捨佛金聖像一尊已完這二尊還未有施主望檀越作
成〻〻那張遠開言道師父我有个心腹朋友昨日對我
說起師父之事願捨這二尊聖像浼煩幹這事就封這二
定銀子在此袖兒裡將出來放在香卓上如成就得蓋菴
蓋殿隨師父的意那尼姑貪財惹事見了這兩定細絲白
銀眉花笑眼道大官人你相識浼我幹甚事那張遠道師
父這件事其實是心腹事一來除是你師父幹得二來況
是順便可與你到客室說知二人進一小軒內竹榻前說

甚麼話計較甚麼事出來正是

數句撥開君子路　片言提起夢中人

那張遠道師父我們家下說師父翌日遣禮去陳丞相府中因此特來我那心腹朋友於今歲正月間蒙陳丞相小姐使梅香寄个表記來與他至今無由相會明日師父到陳衙內接了奶〻倘到小姐房中善用一言接到菴中與我那朋友一見便是師父用心之處況師父與陳衙內外淳熟故來斗膽那尼姑見財起意將二定銀子收了低〻的附耳低言不過數句斷送了女孩兒的身家送了阮三郎性命那張遠見許了又設計哥妙深〻謝了送出菴門不說張遠回覆阮三郎說尼姑在床上想了半夜次日天

曉起來梳洗畢備辦合禮着女同挑了迤逦來到陳衙直到後堂歇子那陳太常與夫人見他十分歡喜道姑〻你這一向少見尼姑回言無甚事不敢擅進奶〻道出家人我無甚布施到要煩你拿來與我就交廚下辦齋過午了去陳太常在外理事少間夫人與尼姑吃齋小姐坐在側邊相陪齋罷尼姑開言道我小庵內今春托賴檀越的福量化得一尊官音聖像涓選四月初八日我佛誕辰啓首道場開佛光明特來相請奶〻小姐萬希光降如蓬蓽增輝奶〻說了道小姐怎麼來得那尼姑眉頭一縱計上心來道小僧前日壞腹至今未好借解一解那小姐因爲才郎心中正悶無處可納解情懷散悶忽聞尼姑相請喜不

自勝正要行動仍听夫人有阻巴不得與那尼姑私忩計較扛哄承相夫人因見尼姑要解手隨呼个丫環領那尼姑進去直至閨室那尼姑坐在觸桶上道小姐伱明日同奶々到我小庵覷一覷若何那小姐露一點絳唇開兩行碎玉道我來只怕爹々媽々不肯那尼姑甜言美語道小姐數日前有个俊雅的官人進庵看粧觀音聖像指中褪下个戒指兒來帶在菩薩手指上禱祝道今生不遂來生愿々得來生逢這道人半日閑對着那聖像潸然揮淚被我再四嚴問絕無一語而去那小姐見說了滿面非紅道師父那戒指兒是金造的是銀造的尼姑回言金嵌寶石的小姐又問道那小官人常來麽尼姑回道不常來庵閑觀

遊翫小姐道那戒指曾带來麽尼姑又道這顆寳石在我這裡金子挖去與彫佛人了小姐討這顆寳石仔細看了半晌見鞍思馬覩佛思人只因這顆寳石惹動閨人情意

正是

折戟沉沙鐵半消　自將磨洗認前朝

東風不與周郎便　銅雀春深鎖二喬

那小姐認得此物微〻冷笑道師父我要見那官人一見〻得麽尼姑見説道小姐那官人也要見小姐一面那小姐連忙開了箱兒取出一个戒指見與尼姑〻〻將在手中覷得分明笑道合與這捨的戒指一般厮像小姐道就捨與伱了我浼伱知會那官人來日到庵見一見尼姑道

他有心你有意只虧了中間的人既是如此我有句話與
你說只因說出這話來害了那女人前程萬里正是

鹿迷鄭相應難便　蝶夢莊周未可知

那尼姑附耳低言小姐來日到我庵內做齋罷閑坐便可
推睡此事就諧了小姐同尼姑走出房來老夫人接着問
道你兩个在房裡長遠了兩个說甚麼樣話驚得那尼姑
頂門上不見了三魂脚板底蕩散了七魄忙答道小姐因
問我建佛像功成以此上講說這一晌夫人送出廳前尼
姑深深作謝道來日仰望那說那尼姑出了丞相府門將
了小姐捨的金戒指兒一直逕到張遠家來那張遠在門
首伺候了多時遠遠地望見那尼姑來口中不道心下思

量家下耳目衆多怎麼言得此事提起脚來慌走上前道
煩師父回庵去隨即就到那尼姑回身轉巷這張郎穿徑
尋庵與尼姑相見邀入松軒將此事從頭訴說將戒指兒
度與那張遠〻〻看罷若非師父其實難成阮三官還有
重〻相謝至四月初七日漸〻見紅輪墜西看〻佈滿天
星斗那張遠預先約期阮三那阮三又喜得又收了一个
戒指笑不出声至晚悄〻地用一乘女轎擡庵裡那尼姑
接入尋个僻〻凹〻的房兒將阮三安頓了怎見得相見
的歡娛死去的模樣正是

猪羊送屠戶之家　一脚〻來尋死路

那尼姑睡到五更時分喚那女仝起來梳洗了上佛前燒

香點燭到厨下準備齋供大天明開了庵門專待那老娘
婦女將次到巳牌時分來人通報道陳丞相的夫人與小
姐來了那尼姑連忙出門迎接邀入方丈茶罷佛殿上同
小姐拈香了畢見辦齋繚亂看〻前後走處見小姐洋〻
瞑目作睡夫人道孩兒你今日想是起得早了些〻那尼姑
慌忙道告奶〻我庵中絕無閑雜之輩便是志誠老實的
老娘們也不許他進我的房內小姐去我房中拴上房門
睡一睡自取个穩便等奶〻閑步一步你們幾年何月來
走得一遭奶〻道孩兒你這般打盹不如師父房內睡〻
小姐依毋之言走進房内拴上門那阮三從床背後走出
來看了小姐深〻的作了一个揖道姐〻候之久矣小姐

舉手搖〻低〻道莫要响動那阮三同攜素手喜不自勝轉過床背後開了側門又到一个去處小巧凉卓藤床隔断了外人耳目雙〻解帶尤如鸞鳳交加卸下衣襟好似渴龍見水有隻詞名南鄉子単道着日間雲雨怎見得詞曰

情興兩和諧摟定香肩臉貼腮手摸酥胸奶綿軟實奇哉褪了褌兒脫繡鞋玉体着郎懷舌送丁香口便開倒鳳顛鸞雲雨罷囑多才芳竟不覺還陽臺

天有不測風雲　人有暫時禍福

那阮三是个病久的人因為這女子七情所傷身子虛弱這一時相逢情興酷濃不顧了性命那女子想起日前要

會不能得會今日得見全將一身要盡自已的心情懷舒暢不料樂極悲生倒鳳顛鸞豈知吉成凶兆任意施爲那顧宗筋有損一陽失去片時氣轉離身七魄分飛魂靈早必歸陰府正所謂

誰知今日無常　化作南柯一夢

那小姐見阮三伏在身上寂然不動用雙手兒挨住了郎腰吐出丁香送郎口只見牙關緊咬難開摸着遍身氷冷驚荒了雲雨嬌娘頂門上不見了三魂脚底下蕩散了七魄番身推在裡床起來忙穿襟袄走出房前喘息未定怕娘來喚戰々兢々向粧臺重整花鈿悶々憂々對鸞鏡再勻粉黛恰纔了得房門外夫人扣門小姐開了門夫人道

孩兒殿上功德散了伱睡纔醒小姐道我醒了半晌也在
這里整頭面正要出來和伱回衙去夫人道轎夫伺候了
多時小姐與夫人謝了尼姐送出庵門不說那夫人小姐
回衙且說尼姐王守長轉身回到庵去厨收拾安埈頓棹
器佛殿上收了香火供食一應都收拾以畢只見那張遠
同阮二哥進庵與那尼姑相見了稱謝不已問道我這三
小官人今在那里尼姑道還在我裡頭房裡睡着那尼姑
引阮二與張遠開了側房門來臥床邊叫道三哥伱恁的
好睡還未醒連叫数声不應那阮二用手摇也不動口鼻
以無氣息始知死了那阮二便道師父怎地把我兄弟壞
了性命這事不得净擗尼姑道小姐自早到庵便尋睡的

意就入房內約有兩个時辰殿上功德以了老夫人叫醒
來恰纔去得不多時我只道聽着豈知有此事尼姑道阮
二官張大官在此向日蒙賜布施實望你家做檀越施主
因此用心不已終不成到害你兄弟性命張大官今日之
事恰是你來尋我非是我來尋你告到官司你也不好我
也不好向日蒙施銀二錠一錠用了止留得一錠將來與
三官人買口棺木裝了只說在庵養病不料死了那尼姑
將出這錠銀子放在卓子上道你二位憑你怎麽處置張
遠與那阮二默默無言呆了半餉道我將這錠銀子去也
棺木少不得也要買走出庵門未知家內如何正是

青龍與白虎同行　吉凶事全然未保

夜久喧聲息　池塘唯月明
無因駐清境　日出事還生

那阮二與張遠出了庵門迤邐路上行着張遠道二哥這个事本不干尼姑事想是那女子與二哥行房況是个有病症的又與他交會盡力去了陽氣一脫人便就是死的我也只是為令弟面上情分好况令弟前日在床前再四叮嚀央浼不過只得替他幹這等的事阮二回言道我論此事人心天理來也不干着那尼姑事亦不干你事只是我這小官人年命如此神作禍作々出這場事來我心裡也道罷了只愁大哥與老官人回來愿暢怎的得了連晚與張遠買了一口棺木擡進庵裡裝了就放在西廊下只

等阮員外大哥歸來定奪正是

燈花有焰鵲聲喧　忽報佳音馬著鞍

驛路迢迢烟樹遠　長江渺渺雪潮顛

雲程萬驛何年盡　皓月一輪千里圓

日暮鄉關將咫尺　不勞鴻雁寄瑤箋

秋風颯颯動行人塞北之悲夜月澄澄興遊子江南之夢忽一日阮員外同大官人商販回家與阮君相見合家歡喜員外動問阮三孩兒病的事那阮二只得將前後事情細細訴說了一遍老員外聽得說三孩兒死了放声大哭了一場要寫起詞狀要與陳太常理涉與兒索命你家賤人來惹我的兒子阮大阮二再四勸說爹爹這个事思論

原缺

凍死矣死後誰葬吾屍乃於雪中再拜伯[illegible]
弟此去望兄陰力相助但得微名必當[illegible]
吞角哀號泣而去伯桃死於桑中角哀捱自寒冷半飢半
飽來至楚国於旅邸中歇定次日入城問人曰楚君招賢
何得而進人曰宮門外設一賓館令上大夫裴仲接納天
下之士角哀逕投賓館前來正值上大夫下車角哀乃向
前揖裴仲見角哀衣雖藍縷氣語不凡荒答禮而問曰賢
士何來角哀曰小生姓羊双名角哀吳国人也聞上国招
賢特來歸投裴仲邀入賓館具酒食以進宿於館中次日
設宴以待之角哀將胷中所有談論如流裴仲大喜入奏
元王元王宣入殿見問富國強兵之道角哀首陳一策皆切

為當世之急務元王大喜設御宴以待之加爲中大夫賜黃金百兩綵段百疋角哀再拜流涕元王驚而問曰卿痛哭者何也角哀言左伯桃餓死一事盡奏知元王聞其言爲之傷感諸大臣皆爲痛容卿欲如何角哀曰臣乞告假彼處去葬伯桃已畢却回來事聖上元王遂贈已死伯桃爲中大夫仍差人跟隨角哀車騎同去勑葬角哀辭了元王逕奔梁山地面尋舊日枯桑之處果見伯桃死屍尚在角哀乃再拜而哭呼左右喚集鄉中父老卜地於浦塘之原前臨大溪後靠高崖左右諸峯環抱風水甚好遂以香湯沐浴伯桃之屍置內棺外槨大夫衣冠而葬起墳陵一造築墻栽樹離墳三十步建享堂塑伯桃儀容立華表柱上

建牌額墻側蓋瓦屋令人看守造畢設祭於堂哭泣甚切鄉老從人無不下淚祭罷各自散去角哀是夜明灯燃燭而坐感嘆不已忽然陰風颯颯燭滅復明角哀視之見一人於灯影中或進或退隱隱有哭声角哀叱曰何人也輙敢寅夜而入其人不言角哀起而觀之乃伯桃也角哀大驚問曰兄陰灵不遠今來見弟必有事故伯桃曰感弟記憶初登仕路奏請葬吾更贈重爵并棺槨衣衾之美固事十全但坟地與荊軻相連近此人在世時為刺秦王不忠以被追戮高漸离以其屍葬於此處神極威猛每夜伏劒來罵吾曰汝是凍死餓殺之人安敢建坟居吾上肩奪吾風水若不迁移他處吾發墓取屍擲之野外有此危難

特來告汝望改葬於他處以免此禍角哀再欲問之風起忽然不見角哀在草堂中一夢覺盡記其事天明再喚鄉老問此處有墳相近否鄉老曰松陰中有荆軻墓墓前有廟角哀曰此人昔刺秦王不忠被殺緣何有墳於此鄉老曰高漸離乃此間人知荆軻被害棄屍野外乃盜其屍葬於此地每每顯靈土人建廟於此四時享祭以求福利角哀聞其言遂信夢中之事引從者逕奔荆軻廟指其神而罵曰汝乃燕邦一匹夫入秦行事喪身誤国却來此處驚惑鄉民要求祭祀吾兄左伯桃當代名儒仁義廉潔之士汝安敢逼之再如此吾當毀其廟而發其塚永絕汝之根本罵訖却來伯桃墓前祝曰如荆軻今夜再來兄當報

我歸至享堂是夜秉燭以待果見伯桃哽咽而來告曰感弟如此奈何荊軻從可極多皆土人所獻弟可束草爲人以彩爲衣手執器械焚燒於墓前吾得以助使荊軻不能侵謗言罷不見角哀連夜使人束草爲人以彩爲衣各執刀鎗器械建數十於墓側以火焚之祝曰如其無事亦望回報歸至享堂是夜聞風雨之聲如人戰敵角哀出戶觀之見伯桃奔走而來言曰弟所焚之人不得其用荊軻又有高漸離相助不久吾屍必出墓矣望弟早與遷移他處殯葬免受此苦角哀曰此人安敢如此欺凌吾兄弟當力助以戰之伯桃曰弟陽人也我皆陰鬼陽人雖有勇烈塵世相隔焉敢戰陰鬼也雖蒭草之人但能助喊不能退此

強魂角哀曰兄且去弟來日自有區處次日角哀修表一道表奏上謝楚君言昔日併糧與臣因此得活以伸遇主重蒙厚爵平生足矣容臣後世盡心報主詞意甚切表付從人遂往荊軻廟中打碎神像放火焚燒廟宇後來伯桃墓側大哭一場與從者曰吾兄被荊軻強魂所逼去往無門吾所不忍當死為泉下之鬼力助吾兄戰此強魂汝等可將吾屍葬于此墓之右生死共處以報伯桃併糧之義回奏楚君萬乞听納臣言永保山河社稷言訖掣取佩劍自刎而死從者皆備具衣冠停屍於墓側是夜二更風雨大作雷電交加喊殺之声聞數十里清曉視之荊軻墓上震烈如穴白骨撒於墓前四散墓邊松栢和根拔起



原缺

張請母弟與同伏罪范搖手止之張曰喚舍弟拜兄若何范亦搖手而止之張曰兄食雞黍後進酒若何范蹙其眉而似交張退後之意張曰雞黍不足以奉長者之飡乃劭當日之約幸勿嫌責范曰弟當退後吾盡情訴之吾非陽世之人也乃陰鬼也張大驚曰兄何故出此言范曰自與兄弟相別之後回家為妻子口腹之累溺身商賈中塵世滚滚歲月匆匆不覺又是一年向日雞黍之約非不掛心近被蝇利所牽忘其日期今早隣佑送茱萸酒至方知是重陽忽記賢弟之約此心如醉山陽至此千里之隔非一日可到若不如期賢弟以我為何物雞黍之約向日爽信何況大事乎尋思無計常聞古人有云人不能行千里魂

能日行千里遂祝付與妻子曰吾死之後且勿下葬待吾
弟張元伯至方可入土祝罷自刎而死魂駕陰風特來赴
鷄黍之約萬望賢弟怜憫愚兄恕其輕忽之過鑑其兇暴
之誠不以千里之程肯爲辭親動於山陽一見吾屍死亦
瞑目無憾矣言訖淚如迸泉急離坐榻下堦砌張乃趨步
逐之不覺忽踏了蒼苔顛倒於地陰風拂面不知巨卿所
在如夢如醉哭声驚動母親并弟急起視之見堂上陳列
鷄黍酒果張元伯昏倒於地用水救醒扶到堂上半晌不
能言又哭至死母問曰汝兄巨卿不來有甚利害何苦自
哭如死元伯曰巨卿以鷄黍之約已死於非命矣母曰何
以知之元伯曰適間親見巨卿到來邀迎入坐具鷄黍以

迎但見其不食再三懇之巨卿曰爲商賈用心失望了日期今早方醒恐負所約遂自刎而死陰魂千里特來一見毋可教兒親到山陽葬其兒屍兒明早收拾行李便行毋哭曰古人有云囚人夢赦渴人夢漿此是吾兒念念在心故有此夢驚耳元伯曰非夢也兒親見來酒食見在遂之不得忽然跌倒豈是夢乎巨卿乃誠信之士非虛誑也豈妄報耶弟曰此未可信如有人山陽去當問其虛實張曰人稟天地而生天地有五行金木水火土人則有五常仁義禮智信以配之惟信非同小可仁所以配木取其生意也義所以配金取其不朽也信所以配土取其重厚也聖人云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又云足食足兵

民信之矣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子曰去兵又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子曰去食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巨卿既以爲信而死吾安可不敬而不去哉弟勤務農業足可以奉老母吾去之後加倍恭敬晨昏〇肯勿使有失養生送死大宜謹之拜辭曰不孝男張邵今爲義兄范巨卿爲信義而亡須當往弔已再三叮嚀張勤令侍養老母〻〻親早晚勉强飲食勿以憂愁自當善保尊体邵於国不能尽忠於家不能尽孝徒生於天地之間耳今當辭去以全大信母曰吾兒去山陽千里之遥月餘便回何故出不利之語張曰生如浮漚死生之事旦夕難保慟哭而拜弟曰勤與兄同去若何元伯曰母親無人侍奉汝當尽力

事毋勿令吾憂洒淚別弟背一个小書囊來早便行沿路上飢不擇食寒不思衣夜宿店中雖夢中亦哭每日早起趕程恨不得身生兩翼行了數日到了山陽問巨卿何處住徑奔至家門首見門戶鎖着問及隣人〻〻曰巨卿已過二七其妻扶靈柩往郭外去下𦵏送𦵏之人向自未回張問了去處奔至郭外望見山林前新築一造土墻〻外有數十人面〻相覷各有驚異之狀張汗流如雨走往觀之見一婦人身披重孝一子約有十七八歲伏棺而哭元伯大叫曰此處莫非范巨卿靈柩乎其婦曰來者莫非放是張伯元乎張曰張邵自來不曾到此何以知名姓耶婦泣曰此夫主再三之遺言也夫主范巨卿自洛陽回常談

賢叔盛德但恨不識尊顏前者重陽日夫主忽夲止失措
對妾曰我失却元伯之大信徒生何益常聞人不能行千
里魂能行千里吾寧死不敢有悞雞黍之約死後且不可
葬待元伯來見我屍方可入土今日已及二七人勸云元
伯不知如何得來見其屍先葬訖後報知未晚因此扶柩
到此衆人都拽棺槨入金井並不能動因此在墳前都驚
怪見叔〻遠來如此荒速必然是也元伯乃哭倒於地婦
亦大慟送殯之人無不下淚元伯於囊中取錢令買祭物
香燭紙陌陳列於前　取出祭文酹酒再拜號泣而讀文曰

元伯發棺視之哭聲慟地回顧嫂曰兄爲弟亡豈能獨生耶囊中取巳具棺槨二晝原嫂垂憐不弃鄙賤將邵葬於兄側平生之大幸也嫂曰叔何故出此言也邵曰吾思巳决勿請驚疑言訖掣帶刀自刎而死衆皆驚愕申聞本州太守傾高親至坟前設祭具衣冠營葬於巨卿墓中將此事表奏明帝憐其信義深重兩生雖不登第亦可褒贈以勵後人范巨卿贈山陽伯張元伯贈汝南伯墓前建廟號

義信之祠墓號信義之墓旌表門閭官給衣粮以贍其子
巨卿子克純綬及第進士官　　卿至山陽古跡尤
存題詠及多聊陳二詩曰

義重張元伯　恩深范巨卿
不辭迢遞路　千里赴雞黍
既報身傾沒　辭親即告行
山間[illegible]　萬古仰高情

死生交范張雞黍卷終